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

吴万夫 著

“上帝”在哪里？“上帝”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青少年我爱读经典作品 •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

◎ 吴万夫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目 录

『第一辑 向着梦的地方去』

泪光中的微笑
塑造父亲
我欠母亲一顿揍
想起儿时看电影
人在屋檐下
哭泣的虎子
燃烧的童年
向着梦的地方去
活着为什么
童年的“文化衫”
再看父亲一眼
曾经有过的风景
修鞋老张的一片天
难忘片断
行走的泥土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
由换脸说开去
“绿色”的纠结
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心愿
疲惫的新年
今生债未了
走进九月

『第二辑 怀念水莲』

想起长发飘飘的女孩
无法找回的忧伤

打开心灵的百叶窗
怀念水莲
你是我今生永远的痛
小心，我们头上有把刀
我们贫穷，但我们有诗
难忘七夕
堂堂女儿
希望女儿
难忘女儿心
太阳出世
做好人是一笔财富
错过今生一段美丽的缘
生命无常
邮电情结
雪天的女孩

『第三辑 跋涉中的印痕』

寻梦的日子
记住一段屈辱
我有一张石祥先生的名片
我的人生不是戏
接站·铅笔及其他
一路豪情一路歌
孙禾印象
杂想杂说
心 情
贴着大地行走
大生态文学与作家的责任感
一份诗意的力量
跋涉中的印痕
再读韩英
记者与作家：“两驾马车”并驾齐驱
我的文友周鹏飞

乡村纪事的写意者与执着者

邹相：文学朝圣路上的“80后”

让作品走入读者心中

不容忽视的现实性

今日水村飞出的“金凤凰”

读书人拥有《十才子集》

小小说八大家丰富了我的“集邮”生活

有趣的封号

『第一辑 向着梦的地方去』

泪光中的微笑

三十年前，也就是在我七八岁时，我患了一场奇怪的病：能吃干的，却不能吃稀的，只要一喝稀粥就呕吐。这对于家庭极度贫穷的我们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情。

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八个，劳力又不足，每到年末算账，我们家里都是“倒打款”，挣得的工分，分得的粮食，常常是不够吃不够喝，青黄不接。因为家庭的贫穷，我们十天半月都吃不到一顿干饭。每次喝的粥，能当镜子照人，半天都捞不到一颗米粒。父亲作为家庭的主力，所有的苦活累活全由他一人担当，但他仍与我们“同甘共苦”，很少有“开小灶”的时候，更别说特殊对待——吃干饭了。然而那时，我却真真切切地患了一种奇怪的“富贵病”，这令全家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母亲每次做饭也特别棘手，每次母亲都要将锅烧得火热，用筷子蘸一点油星子，沿锅走一圈，再摊上面糊，单独为我做一锅面饼。有时实在没有米面了，就让姐弟们端着升子，到邻家四处讨借。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我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我们全家人都不知道我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后来直至上了卫校，我也没有搞明白童年的那场病因——我姑且称之为“粮食综合症”吧。

我一直为童年的那场“特殊化”而感到羞愧难当。

或许是因为生活负担繁重的缘由，父亲仿佛成了一位高明的魔术师，在他的胸膛里，总是有发不完的火。逢年过节，是别人家孩子的天堂，却成了我们兄弟几个的“地狱”。每到节日，都成了我们的“怄气日”。因为没钱，父亲挪向镇子的步子格外慢，磨磨蹭蹭，回来得也就格外晚。父亲每每只捎回几斤萝卜，或一小捆白菜，或两三斤水豆腐，有时充其量只买回一尾鱼——这，就算是我们节日的犒劳品了。饭菜做好了，我们都不忍心“中饱私囊”，都希望把这难得的“珍馐佳肴”让父亲多品尝一些。

为了这个家，父亲犹如一盏灯，总是想法设法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却暗淡了自己。我们都担心某一天，父亲会被熬得灯枯油竭，我们就会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因此，每逢节日来临，改善生活，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尽量让父亲多吃一些，希望多给他的“灯盏”里加加油。而父亲呢，总是舍不得动筷子，不断地推让给我们吃，结果一盆菜，在我们兄弟间完好无损地“旅行”一圈后，又“完璧归赵”到父亲面前。几个“回合”下来，脾气乖张的父亲便不耐烦了，暴跳如雷：“你

们不吃是吧？我倒进猪槽里喂猪！”父亲说着，便真的将一盆热气腾腾的菜，气势汹汹地泼进猪食盆里！

那一顿饭，我们都吃得索然无味，不欢而散。我们害怕每一个节日的到来，却又在寒风凛冽的日子里体会别样的温情。

父亲没有过一个安顿的日子。为了支撑这个家，父亲做过篾匠活儿，养过豆芽儿，锻过磨，做过挂面……父亲头脑活络，凡是能挣钱养家糊口的手艺，没有难住父亲的。父亲做的篾活儿，结实耐用，满条街上无人能比；父亲养的豆芽儿，白白胖胖，水灵脆嫩；父亲锻的磨，有棱有角，堪称艺术品，能多出面粉；父亲做的挂面，白细匀称，经煮耐嚼，筋道可口……

但“百艺在身”的父亲，并没有因此改变家庭现状。俗话说，“穷人气多”。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时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动肝火，吆吆嚷嚷，没完没了。父亲每次都以大同小异的方式作为“故事”的结局：要么找绳子骑树上吊；要么担起货郎挑子或补锅担子四处游村串乡。当然，父亲每次寻死觅活，都没有完成“大业”——有我们兄弟寸步不离左右，即使父亲找到绳子，我们又岂能眼睁睁地让他上吊呢？父亲每次赌气出门时，都要甩下一句“永不回来”或“死在外面心静”的硬气话，但过不了多久，又不请自回出现在家中。

父亲每次都会为自己“活着回来”找到不同的理由：或是放心不下双目失明的母亲，或是舍不得尚未立志的儿女。最玄的一次，父亲说他在小河边放下补锅担子准备洗脸，这时忽然吹过来一股风，将他的草帽吹落河里，他知道是老先人显灵了，要请他回家呢，于是不敢违背先人指点，立即挑起补锅担子匆匆赶回！父亲说这番话时，脸上涂抹着对我们的无限眷恋和慈爱。我们兄弟的脸上也悬挂着惊诧而释然的欢喜。

贫穷让我们在泪光中学会微笑，在苦痛中感受欢乐。

那时，信息不如现在这么灵通。我们家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天气预报全凭肉眼观察，或是对节令的经验判断。做挂面是一件很辛苦的活儿，起五更，摸半夜，与天气紧密关联。遇到天气晴朗时，一天下来还能有个几斤面的赚头；如遇突然变天，盘在筷子上的挂面，就会流下来，几天辛苦赚来的，就会一下子全赔了。因此，我的父亲，对天气预报也就格外重视，每天临睡前，都要亲自观察一下天气情况。父亲主要根据风云、星月等对天气进行研判。风轻云淡、月朗星稀的夜晚，第二天一般会是个好天气。父亲头天晚上观罢天气，第二天还要再“验明正身”一番。如遇模棱两可、拿不准时，父亲会反复出门察看，犹犹疑疑盘算着今天是否和面。当然，父亲有时也让我们兄弟几个“越俎代庖”察看

天气。我们兄弟几个夜半“起夜”，都充当过父亲的“观察哨”。劳心劳力的父亲有时为了省心，就索性躺在床上“遥控指挥”，问天上是否有星星。起夜的人都会如实回答“有”或“没有”。有星星，父亲就起床和面；没星星，父亲就再三权衡是否取消当天的“行程”。我们兄弟都成了“会数星星的孩子”。

但“不听调遣”的三哥，那天半夜却和父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父亲问起夜的三哥天上是不是有星星时，睡眠惺忪的三哥连头都没抬，懵懵懂懂随口答道：“星星在天上！”三哥说着，顾自钻进被窝睡觉去了。父亲起来不待“考证”，兀自和了一大盆面。结果可想而知，那天是个阴雨天，父亲和的三四十斤面全部“泡汤”了！为此，父亲对三哥破口大骂，按照父亲的逻辑，那天没有星星，三哥却说“星星在天上”，就是“谎报军情”，就应该承担直接责任；而三哥的说法是，父亲问的是“天上是不是有星星”，而不是问天气，星星当然在天上，他的回答自然不会有错。

关于“星星事件”，很长时间都成为我们兄弟之间的笑谈。

如今父亲过世几年了，我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到省城一家文化单位做了一名编辑。我不仅拥有了手机、电视机、电脑等一系列高科技产品，而且成为我们县里近年来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人，彻底改变了上几代人是文盲的历史。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不可能由一个农民的儿子，一步步走向省城，并在省会城市安家落户，过着与以往天壤之别的生活。三十年里，我的人生变化，就是改革开放的真实体现与诠释，是时代的进步，更是文明的象征。想起童年往事，不禁感慨万千。每每忆及，我们兄弟几人都会笑出泪来……

塑造父亲

在我童年记忆的深井里，父亲一直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父亲耿直暴躁，常爱出风头。为了村邻，为了集体，他可以路见不平，两肋插刀，与人大动干戈。

有一年，生产队长为了揩社员的“油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带人闯进会计的家里，欲行强夺账本，谋取会计职位。那年月，掌管弹丸之地的队长，亦有呼风唤雨的权力，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父亲闻讯后，硬是组织人马前去拦截。于是大打出手。那时我还少不更事，只懵懂记得那夜下着瓢泼大雨，父亲吆三喝五，许褚赤膊上阵般，冲进雨阵。父亲硬是粉碎了生产队长的阴谋！

还有一次，生产队长为了报复，几个奶崽的妇女本来上工迟到3分钟，生产队长硬是扣她们一天的工分。父亲要替她们讨个公道，可是生产队长充耳不闻，不依不饶。父亲便火了，红着眼，咆哮一声，扛着犁秧耙子，追得生产队长在村

里跑了3圈！吓得生产队长的妈替队长连喊了几晚黑的魂儿！

父亲在全公社是出了名的“吴老硬”。但我却觉得父亲有时“硬”得乖戾，不近人情。

那时节，我的家道真可谓黄楸拌苦参，又苦又寒。我们兄弟姐妹七八个，像马路上遗下的一排溜驴粪蛋子般，全是肩挨肩儿大。母亲更是悲苦，在娘家十余岁时，就让剪刀挑瞎了右眼，由于缺钱医治，左眼很快因流泪太多也失明了。这对于母亲是痛苦的，对于父亲更是苦痛。

父亲每天烦闷不堪。尽管他像一只永不停歇的老鹅，每日从南贩到北贩，往来穿梭，但衔来的粮食却不够填我们兄弟几个窑洞一般大的嘴巴。父亲黄汗黑流地挣工分，到头来还得向外打款。没到青黄不接的日子，就得借东家讨西家，烧锅无米下。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稍不如意，就爱摔盆子掼碗子，总有发不完的火。父亲一发火，我们兄弟几个就七魂出窍，噤若寒蝉，躲在门旮旯里。

那时无论哥哥还是弟弟，我们都惧怕父亲。平素我们连稀饭都喝不匀溜，更甭说吃一顿干饭了。有时左右邻居的婶娘们便送一碗干饭让父亲吃，可父亲总是要我们兄弟几个分吃。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那时虽小小年纪，但却已是早熟了，瞅着瘦削的父亲还要挑起家庭的大梁，于是一碗干饭陀螺一样，无论转到哪个兄弟的面前，都没有人动一筷子。尽管我们瞄着干饭，眼馋得喉结上下骨骨碌碌滚动，但我们还是让一碗饭“完璧归赵”，最后又旅行到父亲面前。于是父亲便火了，破口大骂，气势汹汹地把一碗饭泼到猪槽里喂狗！干饭谁也没吃成，还引来一场“悲剧”！我们的心头，酸酸的，戚戚的，都想哭。

俗话说：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但在童年的记忆里，逢年过节是别家孩子的天堂，却成了我们的地狱。每到节日，别人家喜气洋洋，我们家却郁郁长叹。这个时节，便是我们家怏气的日子。平素没吃过豆腐的我家，这时无论如何，父亲也要想方设法从集上斫回一斤肉，或买回两尾鱼。但吃饭的时候，全家人又故“伎”重演，推来拒去。于是父亲又把好端端的鱼或肉，泼进猪槽。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过个安顿喜庆的节日。每当节日来临，母亲和我们都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安。

父亲的举措，使我童年的天空失去阳光和小鸟的啁啾。我们少有欢笑。就连挨打也不允许哭，被父亲逼着端碗吃饭，“麻木不仁”时，便有大颗大颗的泪珠子，滚汤圆般，扑嗒扑嗒砸落碗里。多少年来，我养成了皱眉头的习惯，以致我又把这个习惯遗传给可爱的女儿。

如今，父亲苍老了，苍老得像一口锈迹斑驳的钟鼎，敲打不出悦耳的声音；苍老得又宛若一柄弩钝的犁铧，犁不进岁月的纵深。父亲变成了一个和善可爱的

小老头儿，全然没有昔日的锋利。父亲为了给我们兄弟六个成家立业，已被生活压弯了腰，毫无脾气可言。父亲原指望子女们长大，会给他带来天伦之乐，可是到头来还处在一种自劳自吃的情境中。兄弟们大了，都不再畏葸父亲。他们都把造成自己苦难身世的原因归咎到父亲头上。他们敢和父亲顶嘴，有时还吵得不可开交。开始父亲还要大发“余威”，可是时间一长，他再也没有这份气力。有一次，因为没钱交书杂费，六弟被迫停学回家。不懂事的六弟便和父亲赌气。父亲拾起笤帚就要追打六弟，可是跑了几条田埂远都没追上，还把父亲累得跌坐在那儿，唿哧唿哧喘大气。六弟便站在田埂的另一头，故意对父亲来个“三气周瑜”：“来呀，大！你来追打呀！你咋不来呵？没有熊本事，还要喂养我们几个！还要供我们上学，又不给钱！”

父亲垂头丧气地回了家，没再搭理六弟。我从父亲的身上读到一种无可奈何的默认。

后来，不争气的几个哥嫂，车轮战般轮番和父亲吵嘴，父亲变得越发憔悴不堪，郁郁寡欢。往昔的父亲如今已被我们兄弟妯娌们磨砺得没棱没角，在我们面前都不敢说一句大声话。因分债的事，丧失伦理的三哥三嫂，还几次和父亲大吵大闹，有一次居然把父亲打得头破血流。心灰意冷的父亲哽咽无语，执意要去状告三哥。连村里人也说，三哥这回蹲大牢是确定无疑了。可是经过族人和我的劝说，父亲竟立时原谅了跪在地上嚎啕恸哭的三哥！为了儿子，父亲可以在一瞬间忘记一切荣辱际遇，冷暖辛酸。

岁月塑造父亲的年轮。

我们塑造父亲的性格。

塑造父亲，是父辈抚爱后代的最大付出。

我欠母亲一顿揍

我的母亲是位双目失明的残疾人。

据说在她十二岁的时候，因为做秫秸锅盖，让剪刀挑瞎了右眼。由于没钱医治，长期流泪，与其视神经相连的左眼，很快也萎缩失明了。

但我的母亲，却以顽强的毅力生活了下去！我敬爱我的母亲。我叹服她不可湮灭的生命张力。我感慨她能把希望之火哗哗剥剥地燃烧下去！哪怕亿万斯年，我都会把母亲当成一种楷模，使我信心倍至地去披荆斩棘，屹屹踏上我的人生之路。

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母亲很了不起。她能摸着纺线织布。她能摸着把我们兄弟姊妹七八个拉扯成人。她能摸着给我们补缀衣裳。她能摸着做一些姐姐嫂嫂

们无法做的针线活儿。

但垂髫时期，我却做了一件至今都追悔莫及的事。

我们兄弟七八个一旦离开了脾气火爆的父亲，就成了“山上无老虎，猴子成霸王”。我们常常为争吃一粒火炸黄豆，打成一团。甚至把父亲咬牙买回来的唯一火炉子踢打个粉碎。平素，善良的母亲总是舍不得打我们。母亲的“姑息”，越发使我们放肆。那次母亲惹气了，便恨着心拖根竹竿抽打我们。但我们兄弟几个总是欺负母亲双目失明。当母亲的竹竿还未举起，我们早已“轰”的一声作麻雀状四处窜逃个干净！母亲气忿至极。我们兄弟几个却涎着脸皮拍手嘻笑。

那天我们躲避了母亲的竹竿。母亲却像没事人一样，干活时照样吆我们干活，吃饭时照样喊我们吃饭，似乎比以前更“友好”了些。这下，我的哥哥弟弟都放松了警戒，以为那件事早已云消雾散。个个吃饭时像挨饿的猪，拼命地挤，使劲地盛。我却在这“和平”的气氛中闻出了一股子呛人的火药味。吃了晚饭，哥哥弟弟们又猪一样挤在床上，你踢我，我揪你，打打闹闹，搅成一团。我却躺在床上丝毫不敢动弹。那时，在我小小的心灵里，似乎就有了一种预感的说法。果然，等哥哥弟弟们疯累了，个个酣然入梦的时候，母亲摸索到我们床前。正在熟睡的兄弟们做梦也没想到，此时母亲会来拧他们的耳朵！其实母亲只是想唬唬我们，“教训教训”我们这群“不法分子”。兄弟们却个个龇牙咧嘴，表现很难受的样子。

那夜，我凭着聪明侥幸逃开母亲的一顿“皮肉之苦”。我立在床头的旮旯里，大气不敢出一口，几乎窒息了过去，母亲左右摸不见我，便扛来竹竿在床头乱敲。眼看敲住了，情急中，我伸手抓住了母亲的竹竿。不懂事的童年，委实使我多少年后负疚不安。那夜，我抓住了母亲的竹竿，像一头被惹激的豹子，竟冲母亲凶凶地顶撞一句：“你眼睛瞎了，还这样坏！白天打不着人，就趁夜晚偷袭，羞不羞哇你！”

母亲听到这里，竟“哇”的一声扔下竹竿，啜泣起来。我也一头撞进母亲的怀里，哭了起来。

我从母亲嚤嚤的哭声中读到了什么叫艰难，什么叫痛苦。只是母亲一直把这痛苦蚕茧样层层包裹起来，没有一一展示给我们看。有美酒让我们共同品尝，是不幸只让她一人担当。

从那以后，母亲再没有打我骂我。母亲总是坚信我的聪明伶俐。直到今天，我拿起笔，成为祖宗几代唯一能用笔写文章赚钱的小小业余作者时，母亲还在夸我童年的不同一般。母亲说，童年的那一顿打，只有你逃了！

母亲说这话时，我只觉得心里一阵酸溜溜的。挨打本是痛苦的。但母亲打我的意义不同一般。我知道，打与被打，于双方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母亲是

残疾人，她想做的唯一小事却没做成，在我看来，这是不是对她老人家心灵的一种挫伤呢（我清楚：母亲当时要打我们，并非带着一种刻骨仇恨，只是一时气愤而已）。

若干年后，我一直想让母亲对我一顿狠揍，以弥补童年的那一顿。但母亲从没点我一指头。八岁的那年我懂事了。九岁的那年我学会皱眉头思考问题。我上了小学进初中，读完初中又进高中，迈出校门，踏上社会，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自然更懂得亲情关系，母子缘分。我尊敬母亲，自然不会再惹母亲怄气伤心。母亲更不会无缘无故再揍我一顿。

我一直找不到弥补童年那一顿挨揍的机会。

我只觉得母亲好可怜。

多少年来，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几年前那次笔会的场面。当《诗刊》社老诗人雷霆向我们朗读“人前也笑过了，人后也哭过了。可磨道似的日子还得走下去”的诗句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哭了起来。

我突然觉得母亲的人生就是磨道似的人生。在这磨道似的日子里，母亲用她残疾的眼睛分分秒秒计量着艰难，但她却走了一年又一年！

母亲给了我树立生活的信心。母亲教我百倍珍惜透明的光阴。

我唯一遗憾的是，童年那一顿没让母亲揍成。

想起儿时看电影

小时候，我一直是个影迷。

那时，电影下乡，一个村一个村轮着放映，今夜在这个村，明日在那个庄。那时只要一听说某村演电影，我们就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奔走相告。这一天干活也就格外心不在焉，巴巴地盼望天快些黑，夜幕早些降临。日头悬挂很高的时候，我们就把啃草兴趣正浓的老牛拉回家拴在树上，到捣衣石上洗净沾满泥巴的脚丫子，连饭都没心思吃，就想尽快去看电影。

可是临去看电影的时候，哥哥姐姐们总是极不情愿带领我去。他们总是嫌我累赘，吓唬我，呵斥我，让我在家里待着。有时实在被纠缠不过，他们就想方设法哄骗，乘我不备溜之大吉。这时的我只好一个人“孤军奋战”，独自跑去。那时村里该去看电影的人都走了。我一个人跑在黑咕隆咚的大路上，坎坎坷坷，跌跌撞撞，呼呼大喘着粗气，田塍上每一只青蛙跃入水中的声响，都吓得我头皮直炸，汗毛排队，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似乎自己掉在黑夜的坟墓中去了。

最骇人的是有时电影散场。由于人多冲撞，我突然与本队的人失去了联系，本来我们村子在南，可我却偏偏顺着大路往北猛追。跑着，跑着，发现人越来越

少，这才知道犯了南辕北辙的错误，忙又掉转头，一路呼喊，一路追撵。

那时，我对看电影确实情有独钟。一部《沙家浜》、《渡江侦察记》、《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翻来覆去，我仍然跟在放映队的后面，百看不厌。无论刮风下雨，天阴天晴，只要有电影，我非去不可。那时家穷，没有靴子，我就趿着布鞋去，等电影还没开场，我的双脚早就冻麻木了。

后来电影不再下乡，我依然戒不掉看电影的“毛病”。适逢村里有人去乡电影院看电影，我也跟了去。有时不掏钱夹在人缝里侥幸混进去，更多的时候是我攀上电影院的墙头翻进去。那是一道高高的石头院墙，墙头上扎有锋利的玻璃碴子。

记得有一次，我刚攀上院墙，就被人发现了，情急中，我不顾一切纵身跃下，不想，五根手指被划开五道深深的口子，鲜血淋漓，汩汩冒泡，露出白碴碴的骨头，至今回想起来，仍叫我后怕。

即使这样，我依然“贼心”不死，照旧翻墙而过，对看电影的兴趣有增无减。

又一次，我翻过墙头，脚跟刚刚落地，就被巡逻人员当场抓获。他们揪住我的脖领，像提小鸡一样，把我拎进放映室，然后“扑通”一声把我扔到木地板上，让我跪着。童年的我，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孩子，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对我如何处置。或许缘于那个小屋又黑又暗，天气又太炎热，我的身上早已是汗水涔涔。但他们只顾各行其事，对我根本不闻不问。敦厚而又不失狡黠的我，一边啜泣，一边清醒意识到他们是不会轻易放我走的。因为翻墙一直是使他们很气恼的事。后来我心生一个计策：“呀”的一声怪叫，猝然佯装扑倒在地。在我倒地的当儿，听到有人说：“哦！这孩子晕厥了，快放他出去算了！”于是他们当中，有的喊，有的叫，把我弄“醒”，搀扶了出来。等他们刚趑转身，我已撒开脚丫子飞跑而去。

后来我一想起这件事就感到羞愧难当。昔日捉拿我“归案”的那个放映员，我们时常在镇上碰面。我不知他是否还记得童年的我，反正我一见着他，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拿着钱，再大摇大摆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但电影院早就关门了，由于电视的普及，人们根本不愿再掏钱坐进电影院里。电影院成了很萧条的地方，后来索性改成大礼堂，专供开会用的场所。

想起儿时看电影，真是一首耐人回味的歌。

人在屋檐下

人在屋檐下，自然矮三分。

1991年11月份，我携妻离开一贫如洗的老家，到孙铺小镇上租赁房屋开办门诊。

那时，我刚从卫校毕业，从学校踏上社会，时程非常简短。初涉世事，一介书生意气未脱，小镇的人们总和我融合不到一块。艰难与痛苦，总是芝麻开花般节节生长在我的心灵里，小小年纪，我备尝艰辛，历经磨难，创业之难，难于上青天……

因为贫穷，人们鄙视我；因为困顿，房东小觑我。我时常暗自叹息，扪心抚慰，忍气吞声，告戒自己“温良恭俭让”。我记得有一句诗是“手把痛苦往肉里扣”。我希望自己也时常保持这种精神。

但无论我怎样努力，小镇人们眼睛的余光里，对我总流露着“排斥”。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世俗：人捧有钱汉，狗咬破衣人。当然，我说这么尖刻的话，并非有意褻渎，而是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无处不有，处处存在。

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正因为有了这句约定俗成的话，才给我生活的路途上重重设置障碍，处处布满荆棘。我只觉得自己站在小镇的同行间，就像一头小鹿子误闯威虎山！同行的老医生，总是给我穿小鞋，百般刁难。他们在患者面前说我的坏话，捣我的鬼，样子极尽丑陋。可见，我这个“毛头小子”，要想在小镇上“打天下”，搞事业，决非易事！更有甚者，竟然有医生恶语中伤我卖的是假药！我问何为假药，答曰：能捏碎了就是假药！我说：药又不是石头做的，哪有捏不碎的理儿！结果理论未完，对方的老婆就作一声“河东狮子吼”，冲进屋，撕了我的蚊帐，扯了我的帘子，踢翻了饭锅，砸碎了瓶子。在那场“暴乱”中，观者如堵，却没有一位拉劝的人。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因我是个“外来户”，甚至有的人还“大义凛然”指责我的“不是”。我第一次尝到创业的艰难，尝到人在屋檐下的悲哀；我第一次感到贫穷的困苦，立家的辛酸！

没有钱，分文憋死英雄汉；没有钱，等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孔方兄”这个东西，既好又孬。好在它是一种动力，推动我们去拼搏去发展；孬在它使有些人拿它为度量衡，作为评价我们高低的标准。

那一年，是我人生灾难的“浩劫”年。先是人们歧视，处处排挤我，后来我又大病了几场。那一年，我精神的大厦几乎轰然坍塌！光膀胱结石就使我疼痛欲绝！为了取得患者的信赖，积极为患者服务，我白天黑夜都忙着应诊出诊，而自己的病却丝毫顾及不上！后来小便尿血，倒在床上剧痛无比，翻腾不已，实在不行了，才下决心到郑州治疗。可是这需要一千多元钱，对于因分家负债累累的我，

上哪儿去筹备这笔钱呢？贷款，没有熟人。外借，人家又怕还不上。平素认为关系不错的人，这下却连半分钱也不愿借。

从郑州治病回来，我拼命读书，奋发图强。我潜心医学，是为使医术更加精湛；我钻研文学，是为写下我的喜怒哀乐。遇上出诊，无论五更半夜，冬冷夏热，风里来，雨里去，别的医生嫌远怕累，我从不喊冤叫屈，急病人所急，想患者所想。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苦心人，天不负。不到一年工夫，小镇及附近村庄的人们，渐渐对我产生了信赖。我以合理的药品价格，热情周到的服务，受到了患者的拥戴！那一年，小镇终有我的立足之地！那一年，我的文学创作也喜获丰收，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并且刊登在《百花园》杂志上的小说《阿香》，还被郑州电视台拍摄成电视剧！

但就在我的医学与文学蒸蒸日上之际，好事多磨接踵而来。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当你失魂落魄的时候，有人看不起你；当你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却又有人嫉妒你。

这一年，我门诊的生意刚刚打开局面，糊口的米粒刚刚遮住饭碗，就有人眼红了，嘀咕了，处处想把我挤兑走。我的房东，原是一位刁奸刻薄之人，处处欲占赢，时时想凑巧，开门诊期间，仗我住着她的房子，吃药扎针从不给钱，往往我稍微照顾不到，她就百般刁难，万般要挟。我尝够了寄人篱下的滋味。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每每忍气吞声，委屈求全。

可是今年6月，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的房东，又要故伎重演，揪抓我的“小辫子”。整整五年，为了门诊，我一直受够了窝囊气，我一直在扮演着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员的角色！我愤懑！我恼怒！天有极至，物极必反！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想到搬家，我和年轻的妻，就坐在床沿上禁不住潸然泪下。人挪活，树挪死。我知道，门诊一般是轻易挪不得的。每当新搬迁一个地方，都须好长时间才能打开局面。而房东正是抓住我这个心理。但忿怒的我，一气之下还是搬开了她那个地方！

想起潮涨潮落，我的生活确实没个平静的日子。道路坎坷，反反复复，曲折折折。但我越发坚定走下去的勇气。我知道人生的社会价值在于不断进取，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在于孜孜拼搏。我相信，阴霾过后，春光明媚；风雨过后，山色旖旎。

通过我与妻的不懈努力，门诊毫未逊色，患者越发信赖。我终于擎着不屈的大纛，从世俗的废墟中挺了起来！

现在我依然过着“人在屋檐下”的生活。

好在新的房东没有藐视我。好在我的门诊被人们深深牢记。好在我的文学创

作又取得可喜成绩！如今，我的作品在省内外报刊杂志多次获奖，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群众文学创作研究会、郑州小小说学会分别吸收我为协会会员。我感到由衷慰藉。我从慰藉里面挤走失败颓废的成分。

人在屋檐下，千万莫低头。

哭泣的虎子

朋友，你们见过一条会哭泣的狗吗？我所说的这条狗，在它生命的最后一刻，确确实实哭泣过，直到如今，它仍时常在我的梦中，向天狂吠，泪流满面，把我哭醒……

这就是我的那条叫“虎子”的狗。虎子骁勇剽悍，毛色花斑，状如老虎，我们便亲切地称它为虎子。

虎子是我童年时期最好的“战斗”伙伴。山里的孩子无处可玩，常常自娱自乐，在有月或无月的夜晚，吃了饭，扔了碗，捎上自制的“水铳子”溜出来，玩打水仗。打赢的就“乘胜追击”，打不赢的就“丢盔弃甲”，落荒而逃。那时的我，是孩子当中最机灵的一个，“胜利”总比“失败”多。当然也有“战斗”失利的时候。这时的我，就运用孙子兵法最后一条“三十六计走为上”。每当有人追赶而来，我就拼命朝家里奔跑。这时的虎子，瞅清局势，就会突然“杀”出来，把追赶我的孩子们撵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嗷嗷乱叫……这时的我，就会拍着小手，唱着歌，向败逃的孩子们再次叫阵。虎子也双腿前撑，端坐在那里，不断伸着舌头，舔着嘴唇，悠哉乐哉，俨然一位常胜将军……

虎子看家护院从没有轻心过。邻家的婶子为了干活挣工分，便把不到半岁的女儿放到我家里，让双目失明的母亲为其照看。有一次歇工，婶子回来给女儿喂奶。婶子本想同母亲开个玩笑，要偷偷抱走女儿。没曾想卧在一边的虎子看出了疑踪，误把婶子当成偷孩子的贼，“狺”地一声扑上去，差点咬住了婶子的乳。要不是婶子躲闪及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那时我的家，因为兄弟姊妹七八个，再加上母亲双目失明，尽管父亲累死累活，每年总是“倒打款”。挣得的工分，分得的粮食，总是够吃不够喝。没到青黄不接的日子，就吃了上顿愁下顿，四处讨借。在我的印象里，我们从没吃过干饭，更没有吃过饱饭。我们吃的都是能当镜子照人的稀粥，就这还不能正常保证。常言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尽管如此的家境，仍是没有改变虎子对我们的忠贞不渝。我们高兴的时候，虎子就向我们撒欢；我们忧伤的时候，虎子就自个儿躲得远远的。那时节，不兴搞个体，父亲时常白天干活，夜晚就偷偷一个人出门给别人锻豆腐磨，以便多挣几个小钱养家糊口。这时的虎子，就义务地当起

了父亲的“贴身保镖”。父亲无论到多远的地方，虎子都要一直把他护送到目的地，等到父亲干完活时，又把父亲接回家。每当听到父亲介绍虎子的“义举”时，我们全家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不幸的是，父亲后来决计要卖掉虎子。产生要卖虎子的想法实出无奈。那时，贫穷已如魔鬼的鞭子，把我们抽打得晕头转向，实在想不出了找钱的法子。逢到阴雨天，我们全家十几口人，竟然连一双雨靴都没有。下雨的日子，就是我们唉声叹气的时候。就在那时，一愁莫展的父亲，才想到要卖掉虎子买两双雨靴的馊主意。尽管父亲的提议没有更多的人反对，但我从全家人长久的沉默里，读到了一种无奈和辛酸。父亲说这话时，我分明看见有一种很亮的东西，在他的眼里滚动，一闪一闪的，那是父亲的泪呀！父亲虽没有哭出声，但多少年来，我却感到那无声的哭泣，像一把刀，划过我的心灵，在我布满阴霾的心空里，久久飘忽不散。

自从卖狗的计划在我们家里“出台”后，虎子也似乎突然预感到了什么，几天都慵懒地睡在那里，不吃，也不喝。

父亲后来还是专门请来了狗贩子。

可是就在狗贩子走进我的家门时，突然不见了虎子！

虎子似乎在听到“风声”之后偷偷逃跑了。

虎子是几天之后才回来的。那时的虎子，因为没吃东西的缘故，身子早已饿垮了架。可能是渴饿已极，虎子边伸着舌头在猪槽里舔水喝，边警惕十足地注视着我们。当父亲又一次喊来狗贩子时，虎子再次意识到了危险所在。虎子拔腿就想向门楼里冲去。这时早有准备的大哥、二哥、三哥一下子将院门闩上了。虎子又掉头窜向院子，企图越过院墙逃出去，但努力了几次，都被狗贩子握着沾满血腥的打狗棒子，一次又一次地击打了回去。那一瞬间，虎子龇牙咧嘴，声嘶力竭地咆哮着，作最后的挣扎。大哥、二哥、三哥闩了门，和狗贩子齐齐地向虎子围攻。狗贩子拿出铁丝编就的箍子，几次差点套上虎子的脖颈。虎子眼看在劫难逃，忙又窜向屋里，钻进床底下。二哥从狗贩子手里接过铁丝箍子，到床底下唤虎子出来。虎子“呜呜”着，死活不肯出来。后来二哥还是钻进床底，用铁丝箍子套住了虎子的脖颈，强行把它拉了出来。虎子被拖到了门口的一棵香椿树下。一路上，虎子不断摆着尾巴，发出凄凄哀哀的叫声，那叫声充满着留恋。虎子被吊在香椿树上，随着狗贩子的棒槌野蛮地落下，虎子脑浆迸裂，鲜血四溅……那一瞬间，我们全家人都看见了虎子向我们摇着尾巴，泪流满面……

后来父亲每当向人们谈及虎子临死时的场面，都要哽咽失声。

我的童年，也就在狗贩子的一记棒槌重重落下时，彻底宣告结束了……